“弟弟别怕,姐姐救你”

在连云港这原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,父母亲带着一双儿女,女儿活泼开朗,儿子是个爱打篮球的“小暖男”,然而,突如其来的一场疾病,让这个家庭白陷入了困境。

2018年12月18日,儿子李果硕被确诊为“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”,治疗难度比白血病还高,唯一的治疗手段只有造血干细胞移植。父亲李启东和母亲陈娜的基因匹配度只有5个点,而姐姐李姿却是全相合,是再理想不过的供体。那时,18岁的李姿正奋斗在高考的第一线,和许多备考生一样,她想考上一所好大学回报父母。弟弟突如其来的病情像一块大石砸在她心 上,没有任何犹豫,她放下手中备战的笔,准备放弃高考进行骨髓移植 。她说:“高考可以明年考,但救弟弟的机会只有一次!”

2019年3月7日,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将18岁坚强姐姐李姿的骨髓、干细胞成功输送到弟弟李果硕体内并存活。李姿通过视频看到弟弟在无菌舱内的情况时,她哭着说:“弟弟,你一定要坚强,早日康复回到学校好好学习。”“弟弟别怕,一定会好起来的。”“弟弟,我们起加油。”

说起自己放弃高考只为救弟弟, 18岁的李姿腼腆地笑了笑:“也没有那么夸张,我觉得无论是谁那个时候都会这么选择的。”其实,早在一家人进行骨髓配型的时候,李姿就希望是自己能够匹配成功,而不是父母。她说:“父母年纪都大了,细胞活跃度不高,进行骨髓移植,可能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而我才18岁,这个年龄移植对弟弟而言是最好的,而我还年轻,抽骨髓的伤害比起父母,也是最小的。”

回忆起2019年3月7日下午那场手术,李启东说:“至今还忘不掉那天,女儿在另一个病房抽骨髓,儿子在无菌舱内等着输骨髓。”那天,李姿的舅妈在另一个手术室等着李姿,而李启东在儿子的无菌舱内等着女儿的骨髓,当女儿1000毫升的骨髓血开始缓缓输入到儿子体内时,他那时唯一的祈祷就是:“手术不要有事,儿子和女儿以后都能健健康康的,无论老天要自己付出什么代价。”而此前3月5日,李姿已经分两次抽了800毫升的血,以供弟弟手术时用。当时她直接因为失血过多晕了过去。

李姿告诉记者,抽骨髓是要进行全身麻醉的,正式手术当天,自己进了手术室,不到5分钟,就已经毫无知觉了,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。“那时候,睁开眼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舅妈,我看不清她的表情,但是她一直问我难不难受,有什么想吃的吗?”李姿害羞得摸了摸鼻子说:“我当时嘴上说不难受,但没过多久就开始吐,吐到嘴里发苦,舅妈就遍一遍扶我起来。”这是麻醉的副作用,什么也没有吃的李姿不停地在吐酸水,再加上抽了1000毫升的骨髓血,李姿的腰一直隐隐作痛,腿也时不时会发林,医生解释道,这是抽了太多的骨髓,血液中钙元素流失太严重导致的。

这样的症状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,症状稍稍缓解之后,李姿才喝上了一口白粥。紧接着李姿又被送入手术室,通过特殊机器从李姿血液中分离出400毫升的外周干细胞输入弟弟的身体中,手术才算真正完成。

“女儿一共为儿子抽了800毫升血、1000毫升骨髓血、400毫升干细胞,这些数字我永远也忘不了,两个孩子太不容易了。”一谈起这些,李启东眼泪都在眼圈里打转。

所幸,经过将近2个月的治疗,李果硕的身体状况终于稳定下来。

“谁都不想这种事情发生,但既然发生了,就得去面对。”面对采访,性格开朗的李姿坦言,刚听说弟弟生病的时候她是不敢相信的,感觉被块从天而降的大石头重重击了一下,很难受。但是眼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,得去想怎么配合医生治疗,让弟弟尽快恢复健康。“现在医学这么发达,我和弟弟的基因相似率配到了十个点,其实这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,真的已经很幸运了。”李姿说,“在还不知道我和弟弟的基因能否匹配成功的时候,我就和我妈妈讲,如果我和弟弟的基因匹配没有成功,我就把我的干细胞捐献给社会上有需要的人。因为爱心需要传递,行善是一种轮回。”

(摘自《扬子晚报》)

品当下

有两种人,生活是过去式的。

一种是安贫之人。安贫是好事,易知足,得快乐。但凡事有度,过犹不及。太过安贫,就容易锱铢必较。结果,反倒走向了意愿的反面。

比如,你提着一袋自己平时都舍不得吃用的好东西,去看望一个好朋友。可当好朋友看到你手中的好东西后,却一惊一乍,说怎么那么破费,要是折成现钱,只要拿出其中的一半,就能买点过得去的酒,炒几样家常小菜,照样其乐融融。

又比如,你省吃俭用存了点私房钱。在一个重要的日子里,你用私房钱买了对方一直想要却舍不得下手的东西。结果,对方并没有你意料中的欣喜若狂,反而责怪你,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干啥,还不如省点钱,买点柴米油盐!

你看,标准低的人,眼光永远停留在过去。最划算的,在过去;最幸福的,当然也在过去。而当下的一切,只有当眼前成为过去后,才会去品味。

低标准是如此,高标准同样也是。

你送对方一样东西,对方会告诉你,同样的东西在另一家买,价钱低,质量更好;你请对方到自己平日里都舍不得去的餐厅,对方却委婉建议你,其实另一家,口味更好,性价比更高。总之,你选的,都不符合对方挑剔的高标准。

看吧,标准过低和过高的人,最终其实殊途同归,都走向了吹毛求疵。

人家是故意的吗? 当然不是。能被你视为值得的人,能让你已所欲而先施于人的,自然不会是这种人。对方是好意,但最后,实际结果却让你一再感觉被嫌弃。

从这样的关系中,是很难得到快乐的。标准太低的人,习惯从过去找到能凑合着的方式;而标准太高的人,正确答案也永远存在于自已一个人的过去中。结果,两种人都一样,视眼前的美好为无物。你的热情,也就成了“敝帚自珍”。

一段关系,若要长久,必得能让人从中得到快乐。而一个能给人快乐的人,不会是拒绝当下的人。习惯过去,有时看似善解人意,结果往往事与愿违。好关系的窍门不仅在于实际,更在于用心品尝看似不那么实际的当下。

(摘自《山东青年》)

时间帮你筛选了许多人

许多人都描述过自己与老友多年后再见的情景:有些人,见了会后悔,因为眼前出现的是另一个人,再说从前也无用;有些人,未见时还有些许紧张,见到了依然亲密如昨。

我们都知道友情是如何变淡的:身处不同的城市,有了不同的际遇,有了不同的朋友,彼此之间的未知越来越多,彼此之间的回忆越来越少。偶尔想起一些话,想打电话过去,也不知道对方是否在忙,最终作罢。

大多数的友情都这样消失,但总有一些友情会留下。

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? 即使你们平时都很忙碌,彼此很少联系,但知道你过得好,也就足够。有事了,一个电话,不必担心对方介意“有事才找”,二话不说帮你解决燃眉之急。这样的朋友,有一两个就足够了。

有些路,要一个人走,你不必陪我,如果遇到了风雨,借一把伞足矣。我们为了梦想、生活各自为战,有事联系,没事各忙各的,越简单,越熨帖。许多年后,你或许已经不会在意那些来来去去的过客。

时间帮你筛选了许多人,你不必考虑和谁的友情多一点,和谁的少一点,时间已经沉淀了一切。

(摘自《辽沈晚报》)

人生驿站

幽默的打油诗

唐朝,有一个叫张打油的人,在一场漫天大雪后,山都白茫茫了院子里的狗跑得正欢,他突然诗兴大发,念了一首《咏雪》:“江山一笼统,并上黑窟窿。黄狗身上白,白狗身上肿。”这首诗,用现在的话来点评叫很接地气,也不怎么讲究平仄,不过是押韵的。标题是(咏雪》,但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雪,可是处处都是雪。当然,张打油吟出这首诗,并没有想到它就像一道闪电,“轰隆”炸开了诗词界新的大门,从此中国的诗词版图上有了一个新的诗体,叫“打油诗”。

一首好的打油诗,都有让人发笑的功力,关键在于你有没有那份机智的幽默感。

今天很多人喜欢玩自黑,就是自嘲的意思。古代人互黑起来,也是毫不手软。明朝的第一才子解缙,是个打油诗高手。18岁那年 ,他在乡试中考上了第一名。那天正下着小雨,年少得志的他大踏步走在马路上。兴许是太开心了,结果,“啊”地一声,滑倒在潮湿的地上。“哈哈哈哈……”村里人见状全都笑了。解缙笑着摇了摇头,拍了拍早已湿透的衣裳,人还是不能太得意啊,出口念:“春雨贵如油,下得满街流。跌倒解学士,笑煞一群牛。”解缙这诗又是解围,又有点抖机灵,逗得大家伙又乐了。

李白和杜甫是惺惺相惜的好朋友,都是大诗人,但李白做诗多是信手拈来,兴起而作。杜甫却是“为人性僻耽佳句,语不惊人死不休。”有一次,李白遇见杜甫,发现他又变瘦了,就笑他是不是因为写诗的缘故,还做了首《戏赠杜甫》:“饭颗山头逢杜甫,顶戴笠子日卓午。借问别来太瘦生,总为从前作诗苦。”千百年来,总有人认为这首诗说明李白在嘲笑杜甫,但这明明是朋友间的戏谑调侃,因为了解你,所以能一眼看出你瘦了,看出你在愁苦什么。杜甫是个老实人,估计就是笑笑回李白说哪有哪有,因此史上也少了一首《戏赠李白》了。

但像苏东坡和苏小妹,互怼起来就好玩了。苏小妹额头高眼睛凹,苏东坡就做打油诗:“未出庭前三五步,额头先到画堂前。几回拭泪深难至,留得汪汪两道泉。”苏小妹看了一眼哥哥的马脸,笑了笑,答道:“天平地阔路三行,遥望双眉云汉间。去年一滴相思泪,今年还未到腮边。”打油诗还是互怼好工具,怼得文明,又有雅趣。这些互损的打油诗背后都是一个个机智的人儿。生活嘛,无非是笑笑别人,再被别人笑笑。

打油诗还有个强大的功能,是嘲讽。世界那么大,总有不平事,无须骂骂咧咧,不如轻轻松松地点破就好。有一回,欧阳修去吃饭。店家-看是欧阳修大文学家,可开心了,赶紧上好菜。吃完还特地询问味道如何。欧阳修沉吟片刻,念道:“大雨哗哗飘湿墙,诸葛无计找张良。关公跑了赤兔马,刘备抡刀上战场。”这四句分别是四句谜语,对应“无檐(无盐)”“无算(无蒜)”“无缰(无姜)”“无将(无酱)”。欧阳修没有直接说出不好,给了谜语,既保全了饭店的面子,又暗暗地点评了一番。

打油诗,透露着的是一股为人处事的机智 。机智的背后,往往是看透的智慧和不戳破的善良。

(摘自《河北工人报》)

诗林拾趣

笑一笑十年少

老将出马

一天,我和孙女下象棋。几个回合的断杀,孙女被我杀得节节败退,正当我就要用马后炮取胜的时候,孙女忽然用她的将杀了我的马和炮。“你的将怎么能出城杀我的马和炮呢?”我按住她的手。孙女狡辩说:“爷爷,俗话说老将出马,一个顶俩。”看着孙女一副认真的样子,我乐了。

碰瓷

今天碰到一个碰瓷的人,硬说是我撞的,我急了,拿出手机说:“爸,给我150万,我要撞死一个人。”那人一下就起来了。

企盼

老两口庆祝结婚20周年。丈夫问妻子:“你想得到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?”“20年了……”妻子叹道,“我只想看一眼你积攒的私房钱。’”

画素描

今天考试我坐第一排。考英语的时候,监考老师隔几秒就看我一眼,我以为被老师看到小抄了,就一直没敢拿出来。考完试才知道,这家伙嫌监考无聊,给我画素描呢。

科幻小说

妻子:“你上次说的那个小说写完了吗?”丈夫:“刚写完,准备再修改一下。”妻子:“里面的男主人公是不是也很怕他的妻子?”丈夫:“不,他对妻子的错误思想敢于进行面对面的批评。”妻子:“你有切身体会吗?”丈夫:“没有,,我写的是科幻小说。’”

恐怖

夜深了,一个女生赶上了末班公交车,车上只有两三个乘客。女生无意间一抬头,看见车里的电子显示屏上显示着“没有终点站”。女生联想到了一部鬼故事,吓得冷汗都出来了。几分钟后,显示屏又流动,她终于看全了:“为您服务,满意没有终点站。”

重播

正在看球,老婆从医院打电话说要生了,小明很为难,老婆破口大骂:“你明天看重播不行吗?”小明这才恍然大悟,嘱咐老婆一定要把生孩子的过程拍下来。

(摘自《浙中新报》)

开心乐园

奶奶趣事

说反话

我奶奶岁数大了,和人说话经常把话说反了,逗得大伙笑,她自己却不知道咋回事。

有一回,一个老姐们儿过来串门儿,瞅着她的满头黑发,奶奶无比羡慕地说:“看你这头发多好,一根儿黑的都没有! ”

还有一回,一个远房亲戚带了一大堆礼物来看奶奶,并客气地对她说:“这是我的一点点心意,您别嫌就好。”奶奶赶忙客气地回应:“看你说的,这还多啊?”

报个“唠嗑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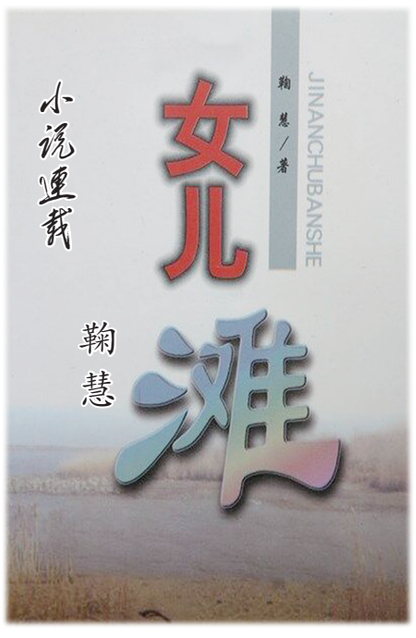
眼瞧着几个老姐妹都报名上了老年大学,不识得几个字的奶奶也动 了心,非要老爸也去给她报个名上学。

老爸说:“好好! 待会儿就去。您想报个啥科? ”

奶奶问:“啥意思?”我说:“就是您得先选一个您平时最感兴趣的科。”

奶奶说:“噢,那就给我报个‘唠嗑’吧!

(摘自《大众卫生报》)



芳草呆住了,一口气停在喉咙口,不上,也不下。在这之前,芳草是早就有预感的,可是, 她不敢承认。今天,听文隽亲口说出来,她觉得不能再自己欺骗自己了。

本来,她是无数次都在心里祈盼着于东海能尽快成一个家,幸福地把日子过下去的。她对文隽的感情,那更是没的说。可是……她觉得心口一阵紧一阵地痛起来……我这是咋着了? 是真的爱他吗?

“文隽,你看的不错,他是个值得你倾其一生去爱的人。”芳草觉得自己的话轻飘飘的,没 一点儿力气。

“芳草,有你这话,我就放心了!”文隽跳起来,搂住了她的脖子,在她耳边动情地说着,“真的,除去他,我谁都看不上! 你瞧城里的那些小白脸,特没劲。跟东海哥比,简直不是 一个档次的。他多有韧劲,不怕吃苦,不怕打击,不怕失败。你只需看他一眼,不必交谈, 单从那张极具雕塑感的面孔和那双具有特强穿透力的目光里,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。真的。他有知识、有文化,他懂得那么多东西,他的心又那么善良。不管干啥,他都会干得很好! 我的感觉,保证没错! 真的,有一个作家写过:他是个真情汉子,从不弄虚假 , 这才值得人牵挂。东海哥就是一个‘值得人牵挂’的人! 我真恨自己认识他晚了,要不,我会和他一块干,从零开始。可惜他现在有了些钱,不过不要紧,只要是他答应了,我以后也要想办法多赚钱,不要让他瞧不起我。等以后结了婚,我在家管理养殖场,让他到外面去闯荡闯荡,他行,他准行! 我早就感觉得到了。哪怕,哪怕他在外边混好了,远走高飞了,我也不后悔! 能和他待一天,我都不后悔! 即使他现在看不上我,我也不会放弃,我会一辈子都爱他的,我心里只有他,只要他答应了,哪怕是违心的 ……”

文隽的泪滴落在芳草的脖子上,芳草不由得将文隽越搂越紧,心,却一阵紧似一阵地抽搐起来。

全福跟人吵架了,对方是新任派出所长的老婆。

芳草听到这个消息,衣服也没来得及换,就跑到了供销社。

见到全福时,他是刚从派出所让老主任给领回来的。

全福见到她,只低着头,不说话。还是老主任把事情的经过跟她讲了。

原来,所长的老婆来买块布,全福量完了撕下来后,所长的老婆说他量得太紧,让他重新量 一次。全福是刚喝了酒,也不认识所长的老婆,无论如何都不再量。两个人就你来我往地争起来,各不相让。后来,所长的老婆可能骂了一句。那时候,她看争不赢,拿起布来就要转身走。可全福不让了,撵出柜台来吵。两个人越吵火气越大,越吵越往对方跟前凑。所长的老婆骂起来,想去推搡全福,全福一躲,手里那把尺子上的小锯条把所长老婆的手划破 了一层皮,血立时就流出来了。恰好派出所的两个干事正在逛商店,他们一个把所长的老婆送进医院,另一个把全福带到了派出所。

老主任最后让全福写份检查交上去,就去开会了。供销社要进行新一轮承包,这阵子正忙。

“你咋就跟人家吵起来了呢?”

芳草看着耷拉着头的全福,是又气又急。

“我也不知道她是所长的老婆,从一进门,我就看她不顺眼。”

“你呀!”芳草叹口气,“不是所长的老婆,就能跟人家吵呀? 人家一手交钱,你一手交货 。顺眼不顺眼的,人家碍你啥事?”

全福不说话,只是低着头,过了好一会,他抬起头,芳草见他眼里湿漉漉的,心便不免有些沉重起来,但她没表现出来。

全福对芳草说,其实也没啥大不了的事,过去说了一下情况,这不很快就回来了吗?

芳草想想也是,看看天色不早,全福也没什么事,就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眼前,总是晃动着那张黑瘦忧郁的脸。这件事,他真的能承受得住吗?

回到家,芳草只是一个人焦虑着,她没有把这事告诉公爹,她怕他一着急病又犯了。再说, 也许这事很快就过去了,等一切都平息下来之后,再让公爹知道也不迟。

傍晚,全福阴着脸回到家,一屁股坐在椅子上,一言不发地抽着烟。他的爹老六以为他是又喝多了,就叹口气,让他喝些茶醒醒酒,并劝他往后少喝些酒,免得把身子伤了,这可是一 辈子的大事。全福开始只是一动不动地坐着,一副似听非听的样子,手指上香烟升腾起的雾,在他和老六之间,似是挂了一道无形的幕。等香烟燃完了,他狠狠地把烟头摁灭在桌角 上,对着仍在苦口婆心地劝着他的老爹,有些气急败坏地说:

“你知道啥? 当初,你没有把那事办成,看看,现如今倒霉的事一件接一件。要是办到镇政府的话,能有这些破事?”

老六停住了话头,有些小心地望着儿子的脸。

(七十六)